

陳文恭公五種遺規

訓俗遺規稿鈔卷三

桂林陳宏謀榕門甫原編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公名光字君實
宋宰相謚文正

宏謀按正倫理篤恩義辨上下嚴內外居家之要道也溫公正色立朝先正身以正一家法肅意周可為古今儀則所著家範父子祖孫兄弟叔侄夫婦一家之中各盡其道皆有懿行以實之限於卷帙不及附刊然得此而遵循不越亦足以整齊門內無愧型家之道矣

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眾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本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

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裁省元費不飽故亦不究太無慈心

禁止奢華常須稍有贏餘以備不虞凡諸卑幼事無大小無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為子為婦者

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凡子事父母

孫事祖父母同婦事舅姑亦同天欲明威起盥漱御總具冠帶味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藥

物藥物乃開身切務人子必當婦具晨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子婦請所欲於家長退具而供之

物親自供進不可但委婢僕婦具晨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子婦請所欲於家長退具而供之

尊長舉觴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一幼子又食於他所亦

依長幼男坐於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居閒無事則侍於父母舅

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

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

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可

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

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為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 凡為人子

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一切不得如平時甚則不交

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況於人乎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

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

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

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凡為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廁

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

蔽其面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

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

室入庖廚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塗則下馬不見尊長

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

尊長之命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

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執酒盞立於其左

一人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係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

處長者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備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

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使服還復就坐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

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使服還復就坐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

衣服男僕洒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洒掃中庭女僕洒掃堂設椅桌陳盥漱櫛櫛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褰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窗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凡女僕同輩謂長者為姊後輩謂前輩為姨務相雍睦其有鬭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者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為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奮少過者資而嫁之其爾面二舌飾虛造謠離開骨肉者逐之屢為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言逆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呂新吾好人歌

宏謀授人皆知愛慕好人而存心行事有時近於不好者矣今一一列出孰為好人孰為不好人隨事可見有志者可以自省

天地生萬物惟人最為貴人中有好人更出人中類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弟好人知廉恥好人守禮義好人不縱酒好人不戀妓好人不愛錢好人不使氣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勢好人不欠糧好人不侵地好人不教唆好人不妒忌好人不說慌好人不謔戲好人沒閒言好人不謗議好人無歹朋好人沒浪會好人不村野好人不狂悖好人不懶惰好人不妄費好人不輕浮好人不華麗好人不邈邈好人不乖戾好人不強梁好人不暗昧好人救患難好人施恩惠好人行方便好人無詭計惡人罵好人好人不答對惡人打好人好人只躲避不論大小人好人不得罪不論大小事好人合天理富人做好人陰功及後世貴人做好人鄉黨不咒詈負人做好人說甚千頃地賤人做好人不數主侯貴少年做好人德望等前輩老年做好人遮盡一生罪弱漢做好人強人自羞愧惡人做好人聲名重十倍好人卿邦實好人國家瑞好人勤鬼神好人感天地不枉做場人替天出口氣吁嗟乎百年一去永不還休做惡人留惡證

魏環溪庸言

公名象樞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諡敏果

宏謀按魏環溪先生正色立朝百僚嚴憚讀其奏疏剴切真摯無所忌諱至今猶令人敬憚所採庸言諸則則方正直之概可以想見而敦本尚實密於自修恕於責人之言直截痛快其警世也深矣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畫見於形像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即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監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即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子為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於我之生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鄰里門徒故交之祝開筵扮戲餽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禮凡我之生日當齋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庶幾兩全矣老年慶壽事不能廢如此猶為近理若少年慶壽決無此理市上肥甘之物一二家不可買盡須留些與眾家一嘗纔有滋味富貴功名等物皆然愚同年友王近微讀而歎曰予先子題小亭一聯有但寬一步當無失每積三分定有餘亦此意也昔人云願識盡世間好人讀盡世間好書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識好人先自負賤愚拙始讀好書先自學庸論孟始看好山水先自祠墓田廬始昔人云每閒坐想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及余曰還想古人至今尚在處何念不憤風水吾不敢知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安子孫尚不興隆况祖父在生之身奉養未周子孫豈無災禍欲於葬後享福利須欲生前致歡心此吾所謂風水之理也常把自己說的好話一一自問你既不行誰教你說出來

程漢舒筆記

先生名大純號一齋湖廣孝感人仕黃岡縣教諭崇祀鄉賢

宏謀按漢舒先生乃同館二洙先生之尊人余於二洙處得讀其筆記一冊深服其讀書以窮理

為本講學以力行為先故所言無非根極理要曲盡人情想見先生之閱歷有得檢身省心常若不及之意所謂有物之言也敬錄其有關於居家處世者數條以為世俗訓且以誌景慕之私云

人壞念將起時只覺得可恥便有轉機 常人之畏天在禍福學者之畏天在是非常人之畏天在罪孽難追之際學者之畏天在事機將動之初 我輩動談經濟且看他在家中設施布置是如何近處不能感動未有能及遠者小處不能條理未有能治大者親者不能聯屬未有能格疏者一家生理不能全備未有能安養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規矩未有能教誨他人者 人不能無差錯念頭只要扯得轉來周全人爭辯事必期於彼此相安若其中有一人不諒只以至誠動之不可失了周全的初意至家庭骨肉間尤用不得一毫忿疾慎之慎之 人家生事的家人其意亦或主於為家主即家主亦說他本來為我及至生出事來破家蕩產只是家主受累這家人如何算得是忠義之僕人臣之急公奉上亦要識破此種道理 子弟有冥頑之行亦只正其事而止添一毫忿嫉之心不特不忍亦使彼無自新之路也 自己必無行惡得福行善行禍之理天下必無見善人而怒見惡人而喜之情君子可以自信矣 人一心先無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 人一身先無規矩如何調劑得一家整肅

蔡梁村示子弟帖

先生名世遠福建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禮部尚書諡文勤

宏謀按人所以異於物者惟此倫理耳人苟事事從倫理上著想則生平必無悖理傷道之舉茲帖所言無非以倫理為重而明義利培心地精實切當子弟之良藥也梁村先生操行篤實學術純正為理學名臣凡所著述動關教化讀二希堂集可以得其概矣

寄示長兒

待僕從不可刻薄然不可不嚴有玩法者立刻處置錢財不清亦即酌其輕重而處之讀書最要限程

讀經史性理隨力自限總是每看必返己自考古文亦隨力讀時文以應試晚間以餘力及之今日接汝桐鄉季父來字云汝凡事好自以為通曉其實一毫不識蓋家中被人欺誑順奉故也當牢記痛改與人言語切不可有爭氣我見汝在京與人言說常有爭氣此損福損德之一端須戒吾家子弟最宜常最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沾焉貪目前安寧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切今之弊懶則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至親間尚分畛域有利心尚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

跋祖祠規條

右家規十六條乃世遠所稽之於古及聞之所今者已正之父兄伯叔以為可行願吾家長上各以此勗其子弟相規相勸則人知尊祖敬宗而相親和睦之意行乎其間矣世遠更推本平日父兄之訓以為眾子弟最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在於為倫理而絕其自私自利之心而已薛文清公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為人苟倫理一失雖有人之名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為父母一氣流傳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人世哉文清公此言極為親切世遠竊謂倫理之虧大抵由於自私自利自利則忌刻之心起雖同祖共宗之人不免自利則止知有己雖同氣兄弟不顧夫忌者小人之尤况施之於同祖共宗之人利者害德之物乃至同氣兄弟之間因財業而生嫌隙此真禽獸之不若也嘗見兄弟不和之人其家必有死亡之憂自古及今無得脫者人即不懼身入於禽獸獨不為禍患計耶吾宗素奉祖宗之明訓凡所云云皆不至是然履霜堅冰防其漸也抑又聞之人有常業必與其家忠厚居心天必福之勿以氣凌人勿貪其非有勿為賭蕩不法之事勿為遊手無常之人遊手則必入於匪類賭蕩則將無所不至古今來未有好賭而不喪其品破其

家者其事則卑污苟賤貪鄙不堪其歸至為父母所不齒妻子所厭惡人每自知之而自蹈之何耶凡此數者由於其人之趨向關於自心之洗滌雖父母且不能勢奪豈傍人所能理論忝為一本之親有同祖共宗之誼故不能以嘿嘿饒舌及之非敢為文以示戒也至世遠有過吾父兄伯叔必加嚴督方有親愛之心或兄弟之間以錢財而分畛域或尊長之前以褻狎而取侮慢或恃己之勢奪人之有或明犯禮法以自取戾吾兄弟伯叔必切指其事而明訓之仍撻責於祖宗之前以示戒焉可也

李忠毅公誠子書

公名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應進士官御史劾遊惰被難卒贈太僕卿

宏謀按此與椒山先生遺囑並為獄中所書楊公之言詳且盡李公之言簡而該要皆各就其家之事勢及其子之材質而立論也事不外乎日用倫常理不離乎孝友恭儉家遭多難履卵難完尚且諄諄於此彼安常處順之子弟顧重財帛而輕骨肉驚名利而忘道義不重可惜哉至其悲涼切摯之情更在筆墨字句之外忠良蒙難至今讀之猶有餘痛焉

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為韋弦即吾不死之年也汝生長官舍祖父拱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嘆喜任意嬌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重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因服被逮及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為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有基業皆祖父母勤苦積累且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二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父如父視寡孀如母即有祖父母

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 汝既辭兄弟止一庶妹當得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粧田百畝至庶妹之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恩義所關五也 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我所存諸稿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 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母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梓亭思辨錄

先生名世儀字道咸太倉人

宏謀按梓亭先生為學專力於格致誠正推暨於修齊治平思辨錄天德王道無所不貫茲所探者皆持已涉世之事人人可以理會者也言則平正而無奇理實切當而不易率而由之可以寡過矣

昔人有言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世儀道天下甚事不因怒後錯了怒則忙忙則錯氣一動時不可不即時簡默使君自有婦羅數自有夫語婉而嚴可為見色思義之最切莫做識得破忍不過的事 人相生於天然語有之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如上視之非則去其傲如下視之非則去其弱知偷視之非則去其姦知邪視之非則去其淫心既平正則視瞻不期平正而自無不平正矣此之謂修身此之謂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鑑明王先生曰功名心須是放淡子問何以能淡曰只是安箇命字予曰命字上須再加箇義字 書坐當惜陰夜坐當惜燈遇言當惜口遇事當留心閒時忙得一刻則忙時閒得一刻 凡處事須視小如大又須視大如小視小如大見小心視大如小見作用昔人所謂瞻欲大而心欲小也 或謂與傾險人處甚有害曰甚有益或問故曰止使人言語動作一毫輕易不得豈惟過失可少於敬字工夫上亦甚增益 改過之人如天氣新晴一般自家固自灑然人見之亦分外可

喜冬溫夏清皆定晨省是事父母小節能讀書修身學為聖賢使其親為聖賢之親方盡得孝之分量
舜稱大孝亦只是德為聖人一句朋友是後來的兄弟兄弟是天然的朋友少同遊長同學若得一心
一德之兄弟何樂如之此古人所以深貴乎兄弟之互相師友也以身孝父母不若以妻子孝父母以
身孝父母容有不盡之時以妻子孝父母更無不到之處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一句煞有意味教家之
道第一以敬祖宗為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則家禮行家禮行則百事舉矣今士大夫家每好言
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尊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伯之辨擇埒易擇婦難擇
露頭角選擇可憑婦在深閨風聞難據也江君遊問風水之說於理有之乎曰山水是天地骨血其迴
合會聚處自有真穴所以古人建都必擇善地然人子葬親又自有說擇地次也其要處在立心立心欲
親之體魄安不至有水泉蠅蟻之患此天理之至情也如是者得善地而富貴應之立心為求富貴或停
柩不葬或欺盜侵奪此人欲之惡念也如是者雖得善地而富貴不應焉譬之種植人心則種子之善否
也風水則土地之肥磽也種子善雖瘠土未嘗不生種子不善雖極肥之土未有種草而得豆種稗而得
穀者所以儒者重心術不重風水凡人語言之間多帶笑者其人必不正確不易語有之一言折盡平
生福此蓋指刻薄之人言也乃今之人以能言刻薄之言為能未語先笑恬不知警殊為可駭此風亦始
於近日未知將來作何底止謙字諂字本大懸絕今人多把謙字看作諂字又把諂字看作謙字殊不
可解有人於此道德深重學問該博此所當親近而師事者也則曰予奚為而諂事之至於勢位所在貨
財所聚又不覺競之慕之而趨之恐後也後生於此處看不分明人品安得不壞利與義合則與和同
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與義反則與害對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魏叔子曰錄

先生名禧字冰叔江西安都人

宏謀按寧都三魏有學行士林交推而叔子之名尤著觀其日錄語皆透宗覺精義妙理俱在目
前未經人道一為拈出如聞晨鐘如服清涼散足以發人深省己人痼疾也採錄不多而先生心
地之爽朗識力之堅定已見一斑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他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
從不忠不恕生出人極重一恥字即盜賊倡優若有些恥意在便可教化若其人雖未大惡或遇羞恥
之事恬然可安肆然不畏則終身必無向善之日推到極不善事亦所肯為恥字是學人喉關聖人教人
與小人轉為君子皆從恥上導引激發過去人一無恥便如病者閉喉雖有神丹不得入腹矣人於橫
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不覺怒情躁氣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養氣討
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虛籠頭語看過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誤打罵人人可回
手回口若誤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毫警覺終身冤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為
薄道也人做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做事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
與僕役工作人處宜降體和氣引之言話有三大益縱其所言使下情得以上達而我亦可知里巷好惡
及一切土俗利害物價貴賤一也言語往復得舒其情使之樂於從我雖勞不苦雖苦不怨二也話語間
或論天理王法或說善惡報應隨事廣譬亦可使其遷善改過救補萬一三也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
不可侮蓋無用之人無勢力無才智天至此也窮了惟天窮而無處則天心必深憫念他世間千人萬人
遇著無告之人便惻然動心此便是天心可見處天憫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罪於天此等處最可觀
我不識何等為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我不識何等為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
是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愚字至於忠臣孝子貞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蓋至情之人一

往獨到故私意世情不能入其胸中予嘗論朋友知己若無此愚意在終到不得十分至處 古云父母即欲以非理殺子子不當怨蓋我本無身因父母而後有殺之不過與未生一樣古人看得兄弟亦重差父母不遠蓋如兄弟三人損失一個則天地之內止有兩個任他萬國九州若億兆人再尋一個來湊不得聖賢言語俱以實理實情不可作教訓世人過深一步話看 古今以婦人釀成父子兄弟朋友鄉鄰之釁者不一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有理聽言者又每是己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移而不覺故不聽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人與人爭話百十次中只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說自己不是何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聖人也平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細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 人處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衰福薄 能知足者天不能負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材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

湯潛庵語錄

先生名斌河南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仕至工部尚書諡文正

宏謀按湯文正公講學以誠正為本論事以忠孝為先理學經濟彪炳 國史語錄所載皆足以感發斯人之良心而策其力學之志氣所宜切己體察者也茲錄其切於居家處世者以為訓而吳中告諭之語尤有關於風俗人心故并錄之

齊家之道與治國不同臣之在國也有犯無隱若以此道施之於家則不可家之中不得徑行其直須有委曲默為轉移之法 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

導之他使易有省悟處課子溥等讀書晝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早貴少年兒宜使苦若則志定將來
不失足也 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即有不合亦當再加詳思虛己商量不可自以為是過於激辨舍
己從人取人為善聖賢心傳正在於此否則雖所論極是亦見涵養功疎況未必盡是乎尤西堂先生云
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 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
常記在心以為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跖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為是君子一旦
改行即為小人矣向來所為是小人一旦改圖即為君子矣豈可一嘗便棄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
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為非細以後會中朋友
偶有過失即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即所聞未真不妨當面一問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
說即在公會亦不可對眾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其為君子先生撫吳時
問吳中上方山神最靈祭賽最盛起於何時門人范景對曰相傳是南宋時沿流到今靈異之說皆出鄉
里傳播先生曰鬼神福善禍淫治幽贊化若來祭享者方免其禍不來祭享者即降以災直與世間貪官
行事一般定是邪鬼決非正神 告諭曰吳下風俗每事浮夸粉飾動多無益之費外觀富庶內鮮蓋藏
偶遇災祲救死不贍如迎神賽會搭臺演戲一節耗費尤甚釀禍更深此皆地方無賴棍徒借祈年報賽
為名圖飽貪腹每至春時出頭做財排門科派高搭戲臺鬧動遠近男婦羣聚往觀舉國若狂廢時失業
田疇菜麥蹂躪無遺甚至募勇惡少尋釁鬪狠攘竊荒淫迷失子女每每禍端難以悉數本院竊為爾民
計以此無益之費而周恤鄉黨親族刊布嘉言美行則人頌好善積累陰功何苦以終歲勤劬所獲輕擲
於一日曾有何益 又告諭曰古昔盛時士有庠序學校以樂其羣民有比閭族黨以萃其渙禮讓興行
風俗樸茂邇來教化不明人心陷溺父兄之訓戒不先里黨之薰陶無素因之一善未聞多以惡敗至於

犯法有司輒執三尺以繩之輕則杖笞重則絞斬每歲獄之章常至千餘本院昔承乏綸閣閱諸曹奏牘每至大獄輒反覆不置竊歎孰無父母孰無妻子一旦身罹刑辟莫能救助為之泣下夫先王以刑弼教非以刑為教也一言不教而惟刑是加豈父母斯民之意乎今奉命撫吳見俗尚浮華人情翫詐訟見於宗族仇殺起於比閭泰伯季子之風微而專諸要離之習勝欲挽回末俗馴致醇良條約頗頒未見省改中夜思維人心本善豈盡下愚不移從容漸摩自當感動鄉約之法最為近古恭讀上諭十六條聖人之言廣大精微修身齊家之道遷善遠罪之方總不外此官吏定期每月朔望會集士民於公所其鄉鎮等處各擇一空閑祠宇選年高有德為鄉人所重者敬謹講說務要明白痛切使人感動平居無事則互相丁寧一有過惡則彼此訐責共存天理共守王法孝親敬長講信修睦敦尚樸實解息忿爭無負聖天子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至意

朱柏廬勸言

先生名用純字致一江南崑山人

宏謀按勸言止四則耳而其義則該括而無遺充其量可以希聖賢否亦不失為寡過若與之相悖則不可以為人矣先生之尊人節孝先生名集明季以諸生殉節先生如哀飲痛自比廬墓攀柏之義故號曰柏廬潛心聖學躬行實踐杜門授徒多所成就讀此可知其制行之篤而教人之切也

孝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可知孝親悌長是天性中事不是有知有不知有能有不能者也吾獨怪今人財寶本是身外之物強欲求之不得為恥孝弟是身內固有不得如何不恥又怪今人功名本如旅舍一過便去得而復失則又深恥孝弟乃是不可復失者放而不求如何不恥不必

言古聖賢孝弟之行如大舜武周泰伯伯夷各造其極只如晨省昏定推梨讓棗有何難事而今人甘心不為極而至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大不孝於父母有無不通長短相競大不友於兄弟噫是即孩提時頃刻不見父母則哭泣不止兄弟同牀共席則相憐相愛之孝子悌弟也人皆望長而進德奈何反至於此且就人所易能者立一榜樣昔老萊子行年七十身著五色斑斕之衣作嬰兒戲欲親之喜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老而如此未老可推一事如此他事可推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烏有孝子悌弟而不修德行善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烏有孝子悌弟而不為鄉黨所稱皇天所祐者其不孝不友者反是何不勉之

勤儉

勤與儉治生之道也不勤則寡入不儉則妄費寡入而妄費則財匱財匱則苟取愚者為寡廉鮮恥之事黠者大行險徼倖之途生平行止於此而喪祖宗家聲於此而墜生理絕矣又况一家之中有妻有子不能以勤儉表率而使相趨於貪惰則自絕其生理而又絕妻子之生理矣勤之為道第一要深思遠計事宜早為物宜早辦者必先預先經理若待臨時倉忙失措鮮不耗費第二要晏眠早起侵晨而起夜分而卧則一日而復得半日之功若早眠晏起則一日僅得半日之功無論天道必酬勤而罰惰即人事贏絀亦已懸殊第三要耐煩喫苦若不耐煩喫苦一處不周密一處便有損失耗壞事雖親自為者必親自為之須一日為者必一日為之人皆以身習勞苦為自戕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求生也儉之為道第一要平心忍氣一朝之忿不自度量與人口角鬪力構訟經官事過之後不惟破家或且辱身第二要量力舉事土木之功婚嫁之事賓客酒席之費切不可好高求勝一時興會所費不支後來補苴或行稱貸償則

無力通則畏德第三要節本縮食綺羅之美不過供人之歡美而已若煖其軀體布素與綺羅何異肥甘之美不過口舌間片刻之適而已若自喉而下藜藿肥甘何異人皆以薄於自奉為不愛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養生也故家子弟不勤不儉約有二病一則統袴成習素所不諳一則自負高雅無心瑣屑乃至遊閑放蕩博奕酣飲以有用之精神而肆行無忌以已竭之金錢而益喜浪擲此又不待苟取之為害而已自絕其生理矣孔子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可知孝弟之道禮義之事惟治生者能之奈何不惟勤儉之為尚也

讀書

讀書須先論其人次論其法所謂法者不但記其章句而當求其義理所謂人者不但中舉人進士要讀書做好人尤要讀書中舉人進士之讀書未嘗不求義理而其重究竟只在章句做好人之讀書未嘗不解章句而其重究竟只在義理先儒謂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此教人讀書識義理之道也要知聖賢之書不為後世中舉人進士而設是教千萬世做好人直至於大聖大賢所以讀一句書便要反之於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於書古人是如何此纔是讀書若只浮浮泛泛胸中記得幾句古書出口說得幾句雅話未足為佳也所以又要論所讀之書當見人家几案間擺列小說雜劇此最自誤並誤子弟亟宜焚棄人家有此等書便為不祥即詩詞歌賦亦屬緩事若能兼通六經及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固為上等學者不然者亦只是模模實實將秀經小學四書本註置在案頭嘗自讀教子弟讀即身體而力行之難道不成就好人難道不稱為自好之士究竟識能讀書精通義理世間舉人進士舍此而誰不在其身必在子孫

積德

積德之事人皆謂惟富貴然後其力可為。抑知富貴者積德之報。必待富貴而後積德。則富貴何日可得。積德之事何日可為。惟於不富不貴之時。能力行善。此其事為尤難。其功為尤倍也。蓋德亦是天性中所備。無事外求。積德亦隨在可為。不必有待。假如人見蟻子入水。飛蟲投網。便可救之。又如人見乞人哀叫。輒與之錢。或與之殘羹剩飯。此救之與之之心。不待人教之也。即此便是德。即此日漸做去。便是積。今人於錢財田產。即去經營日積。而於自己所完備之德。不思積之。又大敗之。不可解也。今亦須論積之次序。首從親戚始。宗族鄰里中有貧乏孤苦者。量力周給。嘗見人廣行施與。而不肯以一絲一粟。援手窮親。亦倒行而逆施矣。次及於交與。與凡窮阨之人。朋友有通財之義。固不必言其窮阨之人。雖與我素無往來。要知本吾一體。生則賑給。死則埋骨。惟力是視。以全其惻隱之心。次及於物類。今人多少放生。究竟末務。有不須費財者。如任奔走效口舌。解人厄。急人病。周旋人患難。不過勞己之力。更何容吝。又有不費財。並不勞力者。如隱人之過。成人之善。又如啟蟄不殺。方長不折。步步是德。步步是積。但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不積矣。不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為德矣。要知吾輩今日不富不貴。無力無財。可以行大善事。積大陰德。正賴此惻隱之心。就日用常行之中。所見所聞之事。日積月累。成就一箇好人。不求知於世。亦不責報於天。若又不為。是真當面錯過也。不富不貴時。不肯為。吾又未知即富即貴之果肯為否也。